



第七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69(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交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克莱芒·尼亚雷索西·武莱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5/21](#)、[32/32](#) 和 [41/12](#)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7/150](#)。



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克莱芒·尼亚雷索西·武莱的报告

社会运动在重建得更好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摘要

在本报告中，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克莱芒·尼亚雷索西·武莱强调了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在创建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运动在帮助各国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相关挑战中重建得更好，以及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幸的是，许多国家没有充分尊重社会运动的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和其他行为体采取若干措施，为社会运动创建一个开放和有利的空间，以增强其能力，为建设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

一. 引言

1. 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本身就很重。他们让有关个人走到一起，组织起来，倡导对他们的社区、社会和整个人类都很重要的事业。此外，它们是宝贵的工具，可以而且已经被用来承认和实现广泛的其他权利，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它们是使边缘化个人和群体实现和捍卫其权利的关键工具。连同表达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使民主社会能够响应人民的需求、权利和愿望。

2. 本报告探讨了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在过去和今天为促进权利和社会进步做出的重要贡献。报告还强调了社会运动在确保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复苏、从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中重建得更好以及在推动全面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包容性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3. 在本报告中，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参考了若干资料来源。这些包括：国家和民间社会对特别报告员发出的调查问卷的答复；¹ 民间社会成员和活动人士通过磋商，包括在坎帕拉举行的全球磋商，分享的见解；特别报告员向各国发出的信函。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支持其任务的人，包括提供信息以及举办和推动磋商的人。

二. 概念框架

4. 为本报告的目的，特别报告员对社会运动采用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即组织松散的团体，通过集体努力支持可能包括法律、体制和政策改革和(或)更广泛的文化转变在内的目标，无论是在地方、省、国家、区域还是国际层面。社会运动可以采用各种形式和层次的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策略和技术来推进其更广泛的目标。在其他宣传和社区建设技巧中，社会运动提出了法律、法规和政策草案，参与了宪法改革和立法游说，编写和提交了请愿书，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开展了宣传活动，举行了固定和流动抗议、守夜、直接行动和非暴力反抗运动，并占领了一些场地，举行了罢工。²

5. 社会运动大多是非正式的，这使它们能够为各行各业的个人提供一个包容性的平台，让他们参与捍卫共同事业，时间长短由他们决定。社会运动往往产生于基层，许多运动并没有领导，也没有系统的组织。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它们往往意义深远，提供了代理和团结的场所。在这方面，它们在促进社会参与、民主参与和回应民情的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运动对于加强国家和社区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社会运动的存在和自由运作的的能力是健康社会的一个关键指标。

¹ 提交的材料在秘书处存档。

² 见 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London, 2004。Tilly 将社会运动定义为持续的、有组织的公共努力，对目标当局提出集体要求，并采用某些形式的政治行动，包括结社和结盟、公共会议、游行、守夜、集会、示威、请愿运动、在公共媒体或对公共媒体发表声明和编写小册子，以及就运动的力量进行一致的公共陈述。

6. 社会运动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机会，也是确保国家政策反映各种观点的一种手段。社会运动也很重要，因为它们可以为特定社区，包括那些被边缘化的社区，提供发出声音和表达关切的能力。社会运动使这些社区能够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并努力按照更加包容和平等的路线重建和改革他们更广泛的社区。

7. 特别报告员认为，社会运动是改善社会和实现权利和自由的推动力，其核心是这些运动符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和原则。

8. 参加社会运动的个人享有许多权利保障，包括受《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五条保护的关于表达自由权、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特别报告员还回顾大会第 73/173 号决议，其中大会鼓励各国承认社会运动在塑造所有区域的治理和法治、包容性和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和合法作用。

9. 《国际公约》第二十条第 2 款要求缔约国禁止任何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论。此类禁令必须严格符合其他权利和义务，包括表达自由权，并应考虑到《关于禁止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言论的拉巴特行动计划》中的指导方针。重要的是要确保在这方面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会也不可能被用来针对行使其权利、包括和平集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表达自由权的社会运动和个人。此外，从广义上讲，防止出现歧视和(或)暴力社会运动的最佳手段是扶持和支持社会运动的法律和政策，这些法律和政策补充社会运动实现开放和参与性民主体制、经济机会、经济平等、社会包容、社会正义以及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做法的努力。

三. 社会运动对社会进步的宝贵贡献

10.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运动在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涉及到个人、社区和整个人类面临的每一个紧迫问题。今天，它们继续在全球各地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支持世界努力从疫情中恢复过来，更好、更可持续地重建家园。社会运动的贡献总是贯穿各领域，因此任何描述它们的尝试必然是有限的。考虑到这一点，下文将其分为四大主题领域：政治、经济、社会正义和环境。

A. 政治

11. 民主社会是通过个人的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他们走到一起，坚持代表和政策制定进程应听取他们的集体声音。自十八世纪以来，要求民众更多参与治理的社会运动在世界各地愈演愈烈。这些运动有助于开创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广大民众在决定其社区的政治结构、法律和政策选择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

12. 最初的民主改革往往是狭隘的，选举权即使存在，也只延伸到有限的人口群体，这些人口群体往往以性别、种族和阶级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限制遇到了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应对这些挑战的社会运动之一是国际妇女选举权运动，几个世纪以来，该运动一直在赢得世界各国妇女选举权的扩展。在许多排斥妇女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

国家,选举权和政治包容运动今天仍在促进妇女获得更大的政治发言权和更大的政治平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3. 几十年来,从国际角度来看,在有限的几个国家中发展更民主的治理结构是极不平等的,尤其是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殖民统治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持续存在。作为回应,各种反对殖民主义的社会运动应运而生。这些运动在本国和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共同帮助结束了世界许多地方的直接殖民统治。

14. 虽然民主治理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往往存在深刻的内部不平等,包括种族歧视性法律和政策。社会运动处于反对这些不平等结构斗争的前沿。在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运动在1960年代反对因种族而剥夺选举权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南非,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得到了全球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支持,这有助于在1990年代结束种族隔离政权,并过渡到一个更加包容和民主的国家。

15.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各地许多地方组织了支持更民主治理和反对独裁统治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一直是许多国家民主过渡的驱动力,有助于产生更具包容性、更有权利意识和更具支持性的社会。一个主要的范例是始于201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在已经存在选举制度的地方,社会运动有助于扩大和深化民主体制和包容性。

16. 社会运动还动员起来,抵制各种形式的反民主的权力巩固和选举干预,例如,在总统试图通过取消宪法规定的任期限制来扩大其统治时,或在政党试图通过排他性的选举制度和剥夺选举权来加强其权力时。2002年在马拉维、2015年在布隆迪、2019年在几内亚等等,就组织了抵制总统竞选违宪的第三任期的社会运动。还组织了抵制军事政变的社会运动。缅甸抵制2021年2月军事政变的公民抗命运动创造了一个包容性的平台,将族裔群体、经济阶层、工会成员和宗教团体联系在一起。在苏丹,2021年10月政变后,被称为“抵抗委员会”的基层抗议团体组织了和平抗议和罢工,推动向文官统治过渡。

17. 社会运动也有助于建设更加和平的社会。组织了重大的社会运动来阻止军事入侵,包括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2002年和2003年的这些社会运动吸引了世界各地数百万人,以及2022年2月反对俄罗斯联邦军事入侵乌克兰的抗议,这次入侵也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反战抗议。在充斥冲突的国家,个人加入了寻求结束冲突的社会运动,例如呼吁将边缘化群体纳入和平进程的团体。这些运动往往是由妇女领导的,她们在冲突中首当其冲,但在政治解决和和平谈判中往往被边缘化。在阿富汗,一个主要由妇女组成的社会运动MyRedLine于2019年兴起,其目的是在排除妇女的和平进程中捍卫人权。塔利班掌权后,妇女权利受到限制,因此阿富汗妇女继续动员起来,要求获得自己的权利,并要求将她们纳入公共生活和决策进程。

B. 经济

18. 从历史上看,工会运动在按阶级划分开放民主代表性和争取更平等的法律、体制和政治结构以及更平等的资源分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天,工会致力于支持可持续发展、体面工作——即生产性的工作,能提供合理收入、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对所有

人的社会保护，有更好的个人发展和社会融入前景，能让人们自由表达关切，组织起来并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决策，能够为所有男子和妇女提供平等机会和待遇——以及更公平和更平等的社会。³

19. 津巴布韦农村教师联合会为教师和学生的权利以及全国各地学校更好的条件而斗争。在西撒哈拉，失业的撒哈拉人组织举行抗议，支持更大的公民、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教师工会倡导教师有权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学生有权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许多类似的工会和工人权利组织，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在为其成员的权利和世界各地社区更加尊重权利的政策而斗争。

20. 除了工会的工作之外，还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致力于支持更加平等的社会，并支持更广泛的穷人的权利。与宗教结盟的社会运动往往在推动满足穷人需求的政策以及向穷人提供直接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占领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争取更平等的政治和尊重权利的社会经济政策。世界各地的各种团体都反对强迫劳动、童工和其他虐待性和有害的劳动做法。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一项长期运动有效地打击了棉花行业的强迫劳动和童工现象。⁴ 在巴西，无地农民工运动和无家可归农民工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在为该国最贫困人口获取更多土地和住房而斗争。

21. 有时，社会运动站出来推动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需求。自 2017 年以来，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发生了支持更平等政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⁵ 在哥伦比亚，2021 年，一个广泛的力量联盟举行罢工，支持更进步的社会和经济政策。2022 年，包括厄瓜多尔、希腊、印度、黎巴嫩、北马其顿、西班牙、斯里兰卡、突尼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国和津巴布韦在内的许多国家举行了大罢工，以支持改善部门条件和进步的社会政策制定。

22. 其他社会运动致力于支持国家和国际两级的发展，这是特别报告员先前深入关注的一个主题(见 A/73/279)。例如，意大利可持续发展联盟汇集了近 300 个成员组织，旨在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学者们确定了社会运动可能对贫穷产生影响的几种方式，例如挑战剥削和剥夺的过程，挑战贫穷的文化政治，以及提供获得土地、水和住所的机会。^{6, 7}

³ “体面工作”一词的定义取自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可查阅 www.ilo.org/global/topics/decent-work/lang--en/index.htm。

⁴ 见劳工组织，《2020 年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收获期间童工和强迫劳动的第三方监测》，2021 年，日内瓦。

⁵ 见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Global protest tracker”。可查阅: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teractive/protest-tracker>。

⁶ 见 Anthony Bebbingt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chronic povert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8, No. 5 (September 2007)。

⁷ 见 Anthony Bebbingt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framework with cases”, 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编写的文件, 2009 年, 可查阅 <https://www.gov.uk/research-for-development-outputs/poverty-reduction-and-social-movements-a-framework-with-cases/>。

C. 社会正义

23. 社会运动促进并支持了一系列旨在实现社会正义和更广泛的社会平等的改革。

24. 在支持性别平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许多国家的妇女一直在争取平等代表权、社会平等、结束有害的歧视性做法以及更加尊重、实现和保护她们的基本权利，包括同工同酬的权利。世界各地的运动已经并将继续为妇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以及民法、家庭法和遗嘱法中的平等而斗争。许多国家的运动已经实现了堕胎法的重大改革。经过广泛的民众动员，智利在 2017 年取消了堕胎禁令，爱尔兰在 2018 年也取消了堕胎禁令；阿根廷在 2020 年将堕胎合法化；2021 年，墨西哥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对堕胎的定罪违宪；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在 2022 年将怀孕 24 周内的堕胎合法化。在其他地方，如波兰和美国，国家在生殖权利方面的倒退行为引发了重大抗议运动的发展和壮大。

25. “夺回夜晚”等其他运动也反对性别暴力。在印度尼西亚，一场长期的社会宣传运动有效地确保了《性暴力法》的通过，该法将强迫婚姻和性虐待定为犯罪，并加强了对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受害者的保护。⁸ 在其他有效的方法中，参与#Gerak Bersama 运动的社会运动(在印度尼西亚语中“Gerak Bersama”是“一起行动”的意思)提高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促进了公众讨论。始于 2017 年的#MeToo 全球社会运动让世界各地数百万性暴力幸存者敢于大胆发声。#MeToo 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的意识，并增加了在工作场所性骚扰和性侵犯领域进行问责和改革的压力。该运动还帮助促使一些国家通过了保护性法律，并对犯罪人提起诉讼，尽管问责有限。在一些受严重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影响的州，妇女继续动员起来支持加强保护。在墨西哥，一场反对杀害妇女和虐待妇女的运动开始于 2019 年，名为“闪光革命”，动员了数千人支持正义和问责。在尼日利亚，社会运动#BringBackOurGirls 倡导找回被叛乱团体绑架的女童。

26. 在支持种族平等方面也做了重要的工作。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得到了世界各地个人的加入和支持，它提请人们注意警察部队实施的种族主义政策和广泛而系统的侵权行为，包括过度使用武力、歧视性执法和依赖过度监禁、破坏社区的政策。虽然这场运动起源于美国，但其他地方的类似政策结构也引发了抗议，包括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联合王国。

27. 土著人民运动在许多管辖区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运动除其他外，争取更大的自决权和对传统土地的控制权。几十年来，亚马逊盆地的土著人民一直反对化石燃料开采、污染、伐木、雨林破坏和其他危害，同时争取社区主权和社区权利。总部设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 NDN 集体组织为应对气候变化、结束针对土著社区的暴力和归还土地而斗争。Minga Indigena 组织，一个来自美洲各地的土著群体的集体组织，为类似的目标而奋斗。这些运动和许多其他运动为在世界各地建立更加公正、可持续和公平的社区做出了巨大贡献。

28. 在世界各地，青年和学生运动也很重要，反映了许多国家拥有大量青年人口的事实。二十一世纪，全球青年运动在参与人数和所涉问题的范围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

⁸ 见 CIVICUS Lens, “Indonesia: breakthrough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19 May 2022.

年轻人和学生一直在推动总体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和更回应民情的治理形式，以及更进步的社会政策。例如，在印度，学生们倡导土著人民的权利，反对滥用紧急状态法，支持妇女在教育方面的平等。在尼加拉瓜，学生们为争取公民、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以及释放政治犯而斗争。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学生组织起来就表达自由和教育平等表示抗议，反对政府的暴力和镇压性安全做法。在柬埔寨，学生们为更加尊重人权而斗争。

29. 支持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LGBTI 人士)权利的社会运动在应对歧视性文化和克服国家法律制度中歧视性的、侵犯权利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2015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Obergefell 诉 Hodges* 案的判决中，保障了同性伴侣结婚的权利。在台湾，同性婚姻于 2019 年 5 月合法化。在智利，由民间社会起草的《平等婚姻法》于 2021 年 12 月获得通过。在泰国，2022 年 6 月，一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措施获得初步立法批准。所有这些步骤都是由参与支持 LGBTI 权利的社会运动的个人几十年来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倡导者和社会运动继续在全球努力促进更加尊重 LGBTI 人士的权利。例如在布隆迪、卢旺达、南苏丹、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他们经常面临严重的拒绝、挑战、攻击和个人风险。

30. 社会运动也在打击几种形式的侵犯人权行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协会和阿尔及利亚失踪者家属联盟等运动发起了反对酷刑和强迫失踪政策的有效运动。墨西哥和巴基斯坦也组织了类似的强迫失踪受害者家属运动。在尼日利亚，“终结 SARS”运动为安全部门改革和问责制而斗争，揭露国家安全部门实施的虐待行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为变革而战为社会正义、人权、问责制以及自由、公平和及时的选举而奋斗。

31. 其他运动在核心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包括保健、教育和住房权利。在南非，治疗行动运动在保健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⁹ 支持住房权的社会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许多运动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尽管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32. 社会运动也致力于结束针对移民和难民的暴力、残忍、非法和侵犯权利的政策。这些运动包括由移民本身以及其他有关公民领导和(或)主要由他们组成的运动。他们与过度限制性的入境条件、边境暴力、非法推回、各国对移民的刑事定罪、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过境条件、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移民社区面临的其他问题作斗争。

D. 环境

33. 人们早已认识到环境和环境退化对人类生活和享受人权的影响。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主要负面影响。特别报告员一致关注这一问题(见 [A/76/222](#))。

⁹ 见 Steven Friedman and Shauna Mottiar, “Seeking the high ground : the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and the politics of morality” , in *Voice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Richard Ballard and others, eds. (Pietermaritzburg,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2006.)

34.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出现了许多社会运动。其中包括反抗灭绝运动以及青年领导的保护未来周五行动，该运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成员，并举行了数千次罢工。在瑞士，自 2018 年以来，数万人定期参加气候抗议活动，使这些抗议活动成为瑞士历史上一些最大的抗议活动，并帮助促使各级当局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35. 在地方一级，社区，主要包括土著人民，抗议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破坏性环境行动。¹⁰ 在突尼斯，绿色突尼斯网络设法叫停破坏性的建筑工程。在所罗门群岛，社会运动抗议导致 2018 年一家铝土矿公司的开采许可证被撤销。在阿尔巴尼亚，社会运动抗议帮助叫停了 2019 年新水电站的建设。在日本，2020 年，来自社会运动的压力导致全球最大的煤电支持者之一瑞穗金融集团承诺到 2050 年停止对新煤电厂的所有融资。在塞尔维亚，一场社会运动在 2021 年有效地阻止了一个锂矿开采项目。在东非，一场得到众多社会运动支持的运动正在挑战东非原油管道的建设。

四. 威胁和挑战

36. 尽管如上所述，社会运动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面临众多违反许多人权义务的挑战和限制，包括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各国不应将社会运动视为威胁，而应调整心态，将其视为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重要伙伴。各国应创造有利环境，让社会运动充分发挥潜力。

37. 许多国家没有完全承认结社自由权，没有充分尊重未注册社团的运作自由。在阿尔及利亚，内政部以破坏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宽泛而模糊的指控为由，下令解散几个协会。¹¹ 在白俄罗斯，当局在未经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解散了一些注册的公共协会，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法院命令，声称有关组织的活动不符合其章程规定的目标和主题。¹² 这一领域的刑事定罪和处罚过多，而且几乎总是带有固有的宽泛和模糊性质；此外，采取这类措施的非法目的是限制个人的结社自由。

38. 各国还采取了旨在控制民间社会部门的措施，给予行政当局管理民间社会的广泛权力。这方面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包括：危地马拉的第 4-2020 号法令，该法令赋予政府对民间社会空间的广泛权力，并通过了 2021 年的一次宪法挑战；¹³ 尼加拉瓜通过了《非营利组织监管和控制一般法》，该法于 2022 年 5 月 6 日生效，对公民空间实行严格控制；¹⁴ 一项关于非政府组织运作的法律草案和一项关于促进和发展泰国民间社会组织的法律草案，根据这些法律，当局将被授予广泛的监督权；¹⁵ 关于委内

¹⁰ 见 Débora Leão and others, “Defenders of our planet: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restrictions”, CIVICUS Monitor, 2021。

¹¹ 见 AL DZA 13/2021 号来文。

¹² 见 AL BLR 8/2021 号来文。

¹³ 见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Leagues, Guatemala, “Constitutional Court ruling restrict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26 May 2021。

¹⁴ 见 OLNIC 1/2022 号来文。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关于尼加拉瓜人权状况的口头更新”，2022 年 6 月 16 日。

¹⁵ 见 OL THA 7/2021、OL THA 5/2021 和 OL THA 2/2021 号来文。

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国际合作的新法律草案，将赋予政府在民间社会组织获取资金方面的广泛权力；¹⁶ 吉尔吉斯斯坦非商业组织法修正案，该修正案侵犯了结社自由权；¹⁷ 突尼斯结社法令的修正案草案。¹⁸ 在利比亚，2021年7月，民族团结政府提出了一项关于民间社会组织工作的条例草案，根据该草案，行政部门将被授予限制、暂停和解散社团的广泛、过度的权力。此外，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总统通过2021年第10号通知，对民间社会施加了若干限制，包括限制其与联合国的合作。

39. 特别令人关切的是，有报告称，社会运动的领导人和成员因其动员和宣传努力而成为暴力报复的目标。在巴西、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和菲律宾¹⁹ 等国家，工会成员、社会运动领导人、边缘化和土著社区成员以及土地守护者因其支持人权的工作而遭到骚扰、袭击、失踪和杀害。²⁰ 特别报告员和其他任务负责人最近向包括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埃及、墨西哥、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和多哥²¹ 在内的几个国家发出了信函，他们在信函中对旨在为少数群体、边缘化群体、受歧视群体和历史上的目标群体争取更好的权利的社会运动和权利维护者遭到袭击表示关切，并呼吁进行安全部门改革，对安全部队实行问责制，并采取措施打击腐败。

40. 国家经常在面对大规模示威和抗议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时，宣布紧急状态和其他严厉限制，同时采取镇压措施。紧急措施本身是对支持民主和支持权利运动的非法反应，此外还经常伴随着广泛和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侵犯和平集会自由权，具体表现为全面禁止和任意的暴力驱散，导致参与者、旁观者和观察员被杀害和受伤；非法拘留和起诉，以及使用致命武力。特别报告员以前曾对滥用紧急措施压制和平抗议和在危机情况下使用非法武力表示关切(见 [A/HRC/50/42](#))。特别报告员在过去10年中提出了关于在包括下列国家在内的国家据称不必要或过度使用武力镇压社会运动的关切：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法国、洪都拉斯、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黎巴嫩、缅甸、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

¹⁶ 见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Venezuela: 500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express alarm at bill limiting access to foreign funding for NGOs”, 18 May 2022.

¹⁷ 见 OL KGZ 5/2021 号来文。

¹⁸ 见 OL TUN 4/2022 号来文。

¹⁹ 见 UA COL 5/2019、AL GTM 9/2021、AL GTM 8/2021、AL HND 4/2017、AL IND 14/2021、AL IND 2/2021、AL MEX 14/2020、AL NIC 2/2018、AL PER 6/2021、AL PER 9/2020、AL PHL 10/2018 和 AL PHL 1/2016 号来文。见 OHCHR, “Brazil: UN expert decries erosion of democracy, urges safe space for civil society”, press release, 11 April 2022.

²⁰ 见 AL PHL 1/2022 号来文。见 Global Witness, Last Line of Defence: The Industries Causing the Climate Crisis and Attacks against Land and Environmental Defenders, September 2021.

²¹ 见 UA BGD 2/2022、AL COL 1/2022、ALEGY 1/2022、AL MEX 2/2022、AL NGA 2/2022、AL LKA 1/2022、AL TJK 1/2022 和 AL TGO 2/2022 号来文。

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津巴布韦。²² 在大多数这类案件中，很少或根本没有进行适当的调查、问责或对受害者提供救济，没有改革使严重侵权行为得以发生的政策，也没有满足支持权利和民主的社会运动的要求。

41. 社会运动经常被定罪，其领导人和成员成为拘留和起诉的目标，因为他们行使了和平集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表达自由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在缅甸，自 2020 年军事政变以来，数千名抗议者遭到拘留和指控。²³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省“觉醒的一代”成员因呼吁清洁水和土地的获取以及停止强迫驱逐而被拘留。在俄罗斯联邦，反战抗议者被大量逮捕。在埃及，根据模糊的反恐和国家安全立法，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成为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逮捕的目标。在越南，支持人权和环境权的活动人士被起诉和判刑。在土耳其，要求更多学术自由的学生被逮捕并被指控犯罪。在中国，活动人士遭到拘留并据称失踪。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活动人士被监禁，包括因参加和平集会而被监禁，并被指控进行反对国家的宣传以及集会共谋危害国家安全，往往导致严重的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在伊拉克，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遭到监禁，罪名往往仅仅是在网上发布批评性信息，并面临反恐法律的指控。在乌干达，谴责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关的危害的活动人士受到威胁，并受到刑事指控。在白俄罗斯，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被任意拘留。在洪都拉斯，人权和环境权利维护者面临刑事指控。²⁴

42. 报道社会运动和抗议的记者成为拘留和其他类型攻击和虐待的目标，包括在阿富汗、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和突尼斯。²⁵ 记者在确保公众

²² 见 AL DZA 6/2021、AL DZA 5/2021、AL DZA 3/2021、UA BHR 10/2014、UA BHR 2/2013、UA BHR 7/2013、UA BGD 2/2016、AL BLR 4/2021、AL BLR 1/2021、AL BLR 5/2020、UA BDI 3/2015、AL KHM 8/2021、AL KHM 8/2020、UA CMR 4/2020、AL TCD 2/2022、AL CHL 10/2021、AL CHL 8/2021、UA CHN 10/2021、AL CHN 9/2021、AL COL 6/2018、AL COL 4/2017、AL CUB 3/2021、AL COD 3/2022、UA DJI 1/2017、AL DJI 1/2014、UA EGY 6/2016、AL FRA 2/2019、AL HND 7/2017、AL IND 2/2021、AL IRN 37/2021、AL IRQ 3/2021、AL ISR 2/2022、AL ISR 4/2020、AL KAZ 1/2022、UA KEN 13/2017、UA KEN 5/2016、AL LBN 3/2020、AL LBN 6/2019、AL MMR 1/2021、UA NIC 3/2018、AL NIC 2/2018、UA NIC 1/2018、AL NGA 6/2020、AL NGA 5/2019、UA PAK 5/2012、AL PER 8/2020、AL PHL 10/2018、AL PHL 5/2018、AL RUS 3/2022、AL RUS 2/2021、UA SAU 8/2015、AL LKA 1/2022、UA SDN 6/2021、UA SDN 1/2019、UA SDN 9/2016、UA SYR 9/2011、UA SYR 8/2011、UA SYR 7/2011、AL SYR 6/2011、AL THA 6/2021、AL THA 11/2020、AL THA 4/2018、AL TUN 5/2021、AL TUN 1/2012、AL TUR 6/2020、AL TUR 1/2020、UA TUR 6/2016、UA TUR 3/2013、AL UGA 1/2021、AL ARE 7/2020、UA ARE 4/2013、UA ARE 7/2012、AL TZA 6/2020、AL TZA 3/2020、AL TZA 3/2018、AL USA 31/2020、AL USA 25/2020、UA USA 14/2016、UA USA 23/2011、AL VEN 2/2019、AL VEN 4/2017、AL VEN 2/2017、UA VEN 3/2016 和 AL ZWE 2/2021 号来文。

²³ 见 Free Expression Myanmar, “505A act of revenge: review of myanmar coup speech ‘crimes’”, 2022。见 AL MMR 1/2021 号来文。

²⁴ 见 AL COD 3/2022, AL RUS 3/2022、AL EGY 2/2022、AL VNM 2/2022、AL TUR 1/2022、AL CHN 2/2022、AL IRN 1/2022、AL IRQ 1/2022、AL IRQ 3/2021、AL UGA 1/2022、AL BLR 1/2021 和 AL HND 8/2021 号来文。

²⁵ 见 United Nations News, “Taliban response to protests increasingly violent, warns OHCHR”, 10 September 2021。见 OHCHR, “Sri Lanka: UN experts condemn crackdown on protests”, press release, 8 April 2022。见 AL BLR 1/2021、AL KAZ 2/2022、AL RUS 3/2022 和 AL TUN 5/2021 号来文。

准确了解社会运动的行动、关切和信息，以及有关国家的反应和发生的任何侵权行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尊重媒体自由至关重要。特别报告员重申，记者和其他观察员有权监督和报道集会，即使集会宣布为非法或被驱散。²⁶

43. 工会运动的成员常常因为他们的工会组织和支持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成为目标。近年来，侵犯建立和加入工会以及罢工权利的现象十分普遍。²⁷ 例如在津巴布韦，工会成员面临监视、骚扰、拘留和刑事指控。²⁸ 在几起案件中，还发生了与疫情有关的侵犯工作场所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的行为。在土耳其，据报工会成员被迫无薪休假；²⁹ 在南非，据报大众汽车的工会管事在揭露了 COVID-19 的高感染率后被解雇；³⁰ 在津巴布韦，工会领袖因罢工争取疫情津贴而被起诉；^{31, 32} 据报在秘鲁，仓库工人在要求更好的健康预防措施后被解雇。³³

44. 总体而言，各国必须要承认社会运动表达各阶层人民观点的价值，以及它们的支持更大程度地实现权利方面所做的宝贵工作。各国必须确保社会运动参与者的表达自由权、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及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包括通过各种群众示威、抗议和罢工表达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的权利，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充分尊重，不受歧视。承认社会运动的价值，要求各国不仅尊重个人参加这种集会的权利，还要求它们承认这种行动能够为更具包容性、平等和尊重权利的社会做出的宝贵贡献，并认真对待通过这种行动表达的信息。

45. 不幸的是，许多国家未能采取这种态度，未能制定支持和促成社会运动积极贡献的法律制度。各种民众集会和抗议是社会运动表达观点和施加压力以支持这些观点并推进社会和政策建议的重要手段。许多国家的法律惩罚或允许驱散未经当局正式批准举行的集会。例如在斯里兰卡，根据《警察条例》第 77 条，未通知当局的集会的组织者、倡导者和参与者可能被判有罪(见 [A/HRC/44/50/Add.1](#))。这种法律的存在表明了压制和控制民间社会而不是允许它自由运作的愿望。

46. 在其他国家，防止抗议等社会运动行动经常带来的不便和对日常生活的干扰优先于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表达观点的权利。例如，在联合国最近通过的 2022 年《警察、犯罪、判刑和法院法》和《公共秩序法案》中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其中似乎将防止定义松散的“扰乱”置于个人和平集会自由权之上。³⁴

²⁶ 见人权委员会，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第 30 段。

²⁷ 见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2021 ITUC global rights index: COVID-19 pandemic puts spotlight on workers’ rights”。

²⁸ 见 AL ZWE 2/2022 号来文。

²⁹ 国际工会联合会 2022 年 6 月提交特别报告员的材料，在秘书处存档。

³⁰ 同上。

³¹ 同上。

³² 见 AL ZWE 2/2022 号来文。

³³ 国际工会联合会提交的材料。

³⁴ 见 OL GBR 7/2021 号来文。

47. 特别报告员再次呼吁各国废除并非出于合法目的而采取的刑事措施，以及过于宽泛和模糊的措施，以及经常用于针对社会运动活动人士的措施。近年来，用于限制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的法律形式包括反恐法、国家安全和反洗钱法。特别报告员和其他任务负责人已致函若干国家，包括中国、以色列、新西兰、尼加拉瓜和卡塔尔，对这类法律表示关切。³⁵ 虽然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可能有表面上合法的目的，但这些措施的措辞往往过于宽泛和模糊，而且在实践中经常被滥用，包括被用来压制批评声音和社会运动活动人士。行政和检察当局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利用此类法律针对从事合法活动，包括维护和促进人权的民间社会行为体和社会运动行为体。此外，正如特别报告员先前所敦促的那样，至关重要的一项是修订和严格界定这些法律，以防止可能的滥用，避免对行使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投下令人不寒而栗的阴影。

48. 在许多国家，允许宽松刑事处罚形式的法律被用来针对社会运动的成员，违反了正当程序、自由以及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国家和国际保障。这方面的措施和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往往起源于殖民时期。它们违反了个人责任的基本原则，可被视为一种集体惩罚。一些国家在过去几年里实行了大规模审判并(或)根据惩罚松散结社形式的刑事条款起诉个人。这种做法经常被用来对付被当局视为反对派的社会运动成员。在沙特阿拉伯，2022 年有 41 人因参与 2011 年和 2012 年支持更具包容性的政体的抗议活动而被大规模处决。³⁶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在呼吁更加尊重他们的公民、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后面临集体惩罚。³⁷ 集体惩罚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必须废除所有允许集体惩罚的法律，行政和司法行为体必须确保个人责任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得到遵守。

49. 在许多情况下，社会运动受到密探的破坏，密探不是真正的参与者，而是通过鼓励他人采取破坏性行动或自己采取这种行动，以便将这些行动归咎于有关运动，从而渗透到运动中使运动脱轨。密探往往由国家行为体部署，代表国家行为体行事，或得到国家行为体的协助。各国必须避免利用密探破坏社会运动，因为这样做侵犯了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就集会而言，国家有义务保护集会成员和其他人免受暴力侵害，无论是集会内还是集会外的个人所为。³⁸ 当局还应停止通过创建附属于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和(或)组织反抗议活动来对抗重大社会运动，从而破坏社会运动的做法。这些都是危险的做法，会进一步分化社会，造成暴力和升级的可能性。各国当局应当与支持权利的社会运动进行对话，并将他们当作治理的伙伴给予尊重。

50. 社会运动经常被贴上威胁国家安全和(或)公共秩序、外国代理人的标签或其他标签，因为社会运动倡导问责制、改善治理、加强民主机构和更加尊重人权等。这种负面描述经常被用来为非法镇压和定罪辩护，并被用来煽动和鼓励私刑暴力行为。各国必须避免这种负面描述，这违背了各国为行使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提供有利

³⁵ 见 UA CHN 10/2021、OL ISR 6/2022、OL NZL 1/2021、OL NIC 4/2020、OL NIC 3/2020 和 OL QAT 1/2022 号来文。

³⁶ 见联合国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谴责沙特阿拉伯大规模处决 81 人”，2022 年 3 月 14 日。

³⁷ 见 AL ISR 2/2022 号来文。

³⁸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7(2020)号一般性意见，第 18 段。

环境的义务。在这方面，各国应参考大会第 73/173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鼓励各国停止对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的迫害和镇压。

51. 社会运动的领导人和活动人士经常被迫流亡，以逃避因行使基本自由而遭到的报复、暴力或刑事定罪。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强调各国义务避免将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驱逐出境，并强调东道国支持这些人士的重要性，同时适当注意特别弱势者的具体保护需求。

52. 社会运动经常成为监视措施的目标。各种形式的监视往往造成一种敌对的环境，对社会运动尤其具有破坏性和威胁性。社会运动通常包含众多行为体，具有松散的横向组织结构，严重依赖信任和开放的沟通。除了侵犯个人参与者的隐私，监控技术还干涉个人参与和倡导通过社会运动更好地保护和实现权利的自由。这种做法侵犯了个人的表达自由权、和平集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53. 社交媒体平台和通信技术对于社会运动组织、动员和促进其事业的能力至关重要。在流行病等限制面对面互动的危机期间，在线平台作为社会运动开展宣传和运动的空间尤为重要。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平台和通信技术应无障碍，不受互联网关闭等非法限制，并采取适当措施限制威胁和骚扰。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回顾了他以前对充分尊重数字空间中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的重要性的强调(见 [A/HRC/41/41](#))。特别报告员还回顾了他和其他任务负责人以前就此类问题发出的信函，包括例如最近给利比亚的信函，内容涉及需要仔细界定针对网络犯罪等采取的法律措施。³⁹

五. 律师和社会运动

54. 律师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正如上节所述，虽然政府在许多场合承认社会运动的价值，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社会运动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限制，包括国家主导的袭击、拘留、起诉、骚扰和监视。律师在帮助保护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成员免受这种攻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代表那些被拘留或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人，并向他们提供法律支持和服务。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回顾了他发布的关于支持和平集会的律师的准则，其中他敦促更好地保护律师和其他人观察、记录、记载和(或)报告集会和针对集会采取的措施的能力(见 [A/HRC/47/24/Add.3](#))。

55. 除了在遭受攻击时提供各种形式的法律支持和援助之外，律师还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他们可以帮助为社会运动可能寻求推进的各种要求提供一个更准确、合法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律师要认识到与社会运动并肩工作的好处，认识到需要通过社会运动发挥主导作用的进程产生和审查进步的愿景和政策建议。⁴⁰

³⁹ 见 OL LB Y 3/2022 号来文。

⁴⁰ 见 Anna Akbar, Sameer Ashar and Jocelyn Simonson, “Movement law”,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73, No. 4, April 2021.

六. 与社会运动合作，重建得更好

56. 为了确保从 COVID-19 重建得更好的进程的可持续性，秘书长呼吁各国避免一切照旧，而是推行一项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疫情恢复战略，并实行变革性改革，以改善卫生、社会保护和其他系统(见 E/2022/57)。特别报告员强调，社会运动对于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它们与重建得更好和全面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直接相关。社会运动在以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各国解决和消除贫困和饥饿、改善医疗保健；结束社会不平等，包括种族和性别不平等，并就气候正义采取行动。各国必须确保将社会运动的观点和要求纳入发展政策。

57. 为了确保从疫情重建得更好的进程具有包容性，各国必须将社会运动视为伙伴，并应与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建立更加开放、有利和合作的关系，承认社会运动对健康、繁荣和安全社会的运作做出的重要贡献。基层、国家和国际努力应联合起来，支持政治和社会包容性、正义、经济平等、人人享有体面工作以及更清洁和更可持续的环境。

58. 以下是各国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以更好地使社会运动为确保在全球疫情之后实现更加公正、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作出贡献。

A. 创造安全和有利的空间

59. 各国必须确保社会运动充分享有和平集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表达自由权，包括避免攻击、拘留、起诉、骚扰、监视和公开谴责。政府应充分尊重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组织(包括未注册的协会)的权利，应避免对公民空间的负面干预，应通过公开承认社会运动对创建繁荣、平等和可持续社区的贡献来创造积极的环境，并采取立法和政策措​​施，促进和充分保护组织和加入社会运动者的权利。

60. 包括社交媒体平台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可以以各种方式为社会运动创造更安全的空间，包括通过帮助创造促进权利的社会运动的更有利的公众形象，以解决污名化问题。一个积极的例子是推特在 2021 年推出了一个表情符号，以表达对奶茶联盟的声援，奶茶联盟是一个分散的社会运动，旨在促进亚洲基层民主、自由和自决运动之间的区域团结。

B. 确保包容性政策流程和对需求的响应

61. 各国应制定和采用包容性的参与性决策进程，包括让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参与立法起草、机构改革和政策制定进程，以及安全措施和过渡及和平进程。就其性质而言，社会运动对基层现实有着高度的认识 and 了解，因为它们往往来自基层。因此，它们可以提供大量关于必要和有效的政策举措的信息和见解。正规化的参与和投入-接收过程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们更有可能真正可用、为公众所知并在实践中有效。参与性决策进程方面令人鼓舞的例子包括塞拉利昂的一个平台，该平台使民间社会能够与总统和政府部长互动，⁴¹ 以及马拉维将民间社会代表纳入 COVID-19 问题国家工作队。

⁴¹ 见 Sierra Leone, State House, “Sierra Leone’s President Julius Maada Bio initiates public dialogue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promises openness in governance”, 30 October 2020.

62. 各国还应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确保可持续发展，包括确保法律、机构、政策和做法反映社会运动基于权利的要求。这种真诚的响应民众呼声的展示不仅有利于有关社区，而且对于建设健康社区和向广大民众证明公共参与和公共行动的意义至关重要。这种展示建立了公众信任，防止建设性的社会参与形式遭到拒绝。随着一些国家对其执行《2030 年议程》以支持重建得更好的情况进行自愿国别评估，特别报告员敦促各国政府考虑社会运动基于权利的要求，并在其复苏政策中反映这些要求。

C. 促进社会运动和发展伙伴关系

63. 除了承认社会运动的价值，各国还采取积极步骤，促进社会运动的权利支持工作。例如在厄瓜多尔，政府建立了一个网站，提供关于全国民间社会行为体建设性参与的信息。在地方一级采取类似举措也非常有价值。

64. 各国还应努力发展与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的包容性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可以成为深入了解民众关切、制定政策和设计有效执行措施的宝贵工具。当多个伙伴组织和运动代表参与进来时，它们就更有价值和包容性。在这些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行为体不得侵犯公民空间的自由和独立性质，也不得试图对其实施控制，而是应将他们与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的关系视为真正的伙伴关系，所有各方都可以有意义地贡献他们的观点、专门知识和能力，并知道他们的贡献将被考虑在内。

D. 提供支持

65. 各国应支持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确保它们获取资金的权利，包括在适用情况下获取外国资金和公共支持的权利。所提供的任何公共支持应由公正和独立的机构根据明确和透明的标准，遵循明确和透明的程序进行分配，同时不侵犯民间社会的独立性。根据特别报告员最近在提交人权理事会的关于获取资源的报告中向各国提出的建议，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应当能够在没有不当阻碍的情况下获取资源(A/HRC/50/23)。

E. 促进行动自由

66. 各国应采取措施，使社会运动成员能够有效倡导地方、省、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变革。这些措施应包括促进社会运动参与者最大限度行动自由的步骤，包括取消和停止对人权活动人士的非法旅行禁令。

七. 结论和建议

67. 疫情期间，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加深了，使当代世界面临一场复合危机。社会运动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努力推进平等、社会正义、人权、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正义。在努力从 COVID-19 危机和其他危机中恢复并克服这些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必须在通过建设在实体、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更健康的社会来重建得更好的过程中，将社会运动视为受尊重的伙伴。特别报告员向各国和其他行为体提出建议，通过这些建议，他们可以提高对社会运动的尊重，并与它们更好地合作，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未来。

68. 各国应遵循以下建议：

- 各国必须承认和尊重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及其对发展健康和繁荣社会的贡献。
- 各国应确保社会运动有渠道参与法律、体制和政策设计以及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
- 各国应采取保护措施，如人权维护者保护法，帮助保护和促进社会运动的逐步参与。
- 各国必须在法律和实践充分承认未注册社团的结社自由权，避免对未注册社团施加限制或定罪，包括非法阻碍其获取资金。
- 各国不得针对社会运动宣布紧急状态或采取或实施镇压措施。
- 各国不得通过试图控制民间社会和公民空间的法律，也不得通过试图对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施加不当或过于宽泛和模糊的限制的法律。
- 各国必须避免因支持权利的工作而对社会运动成员进行任何形式的攻击、起诉和拘留。
- 各国必须修订针对恐怖主义、腐败、洗钱和其他问题的法律，以确保这些法律有严格、具体的定义，不会被用来或能够被用来针对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的领导人或成员。
- 各国必须就对社会运动成员的任何攻击进行迅速、透明和独立的调查，实施问责程序，并采取充分的救济措施。
- 各国在应对社会运动时，必须确保责任个体化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充分尊重。各国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集体惩罚，包括大规模逮捕和大规模审判，因为这构成严重侵犯人权。
- 各国必须承认和尊重所有工人组织工会、参与集体谈判和参加罢工的权利。
- 各国及其有关当局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充分尊重记者自由报道社会运动和不受威胁地报道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应对措施的能力。
- 各国必须确保不向广泛或系统侵犯人权和(或)镇压社会运动的国家出口可用于侵犯人权的技术，包括武器和监视设备。
- 各国不得攻击或惩罚参与促进或保护人权的社会的活动人士和成员，无论是通过骚扰、污名化、监视、人身攻击、拘留、起诉、旅行禁令还是资产冻结。
- 各国必须培训执法人员促进和保护社会运动，以确保安全行使和平集会权。
- 各国执法当局必须避免针对社会运动使用任何非法武力，包括性虐待和性别虐待，并对此承担责任。

69. 国家人权机构应监测社会运动，并应在不受国家阻挠的情况下，记录政府的应对措施，访问被拘留的活动人士，监测对参与社会运动的活动人士的审判，报告并采取措施解决侵犯社会运动活动人士的行为。

70. 私营部门行为体应当：

- 确保它们不侵犯人权，包括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包括组织工会、参与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
- 确保它们或它们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不参与影响社会运动的侵犯人权行为，遵守商业和人权准则、原则和义务。
- 与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代表进行公开磋商，以确保政策不侵犯人权，并尊重社区的权利和利益。
- 支持社会运动以权利为导向的运动。

71. 科技公司必须确保它们的软件和硬件都不会被用于监视支持权利的社会运动活动人士。

72. 捐助方应：

- 优先考虑通过持续协商确定的社会运动的需求，包括特定性别的需求，以及社会运动所反映的问题。
- 发展与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的关系，其中受资助的组织被视为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支持的接受者。
- 确保其政策和指导方针的灵活性，并对社会运动的需求做出反应，同时考虑到快速变化的当地环境和针对不同性别的需求。
- 认识到社会运动不是也不一定旨在成为正式组织，确保有资源支持社会运动，包括嵌入社会运动的基层协会，并确保其政策和筹资方法不会扭曲此类运动的动态性质。
- 支持社会运动成员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聚会、分享最佳做法和形成联盟和团结网络的能力。
- 支持在组织最佳做法、记录和传播有关侵犯权利的信息以及有效的宣传措施方面对社会运动的培训，包括非暴力公共运动的最佳实践。
- 努力在使用安全数字工具方面强化社会运动，与其分享有关知识，并对其成员进行培训。
- 为社会运动成员提供支助，向其提供资源、快速反应和安全保障措施，以在受到攻击时保护个人，并提供法律援助。
- 为社会运动成员，包括流亡者，提供各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支持。
- 设计具体方案，帮助被迫流亡的社会运动成员，确保他们能够继续开展人权活动，包括支持庇护进程。

73. 民间社会组织和法律服务提供者应当：

- 支持社会运动，促进获取信息，加强团结，与致力于类似问题的社会运动建立联系，并扩大社会运动以权利为导向的宣传信息。
- 通过在必要时向其成员提供法律建议和服务来支持社会运动。
- 支持社会运动，尊重其非正式和分散的性质，并认识到社会运动及其成员的观点、见解和政策立场的重要性。
- 与社会运动成员分享有关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的信息，包括进行权利培训。

74. 专门的民间社会组织应向因社会参与而遭受创伤的社会运动活动人士和家庭成员提供各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支持。

75. 律师应提起诉讼，对违反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而通过、颁布、实施或进行的限制性法律法规、滥用政策和不当拘留及起诉提出质疑。

76. 特别报告员请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建立联盟，以推进他们捍卫的事业，开辟与有关当局和广大社会的对话渠道，并在追求其目标时始终优先考虑非暴力手段，包括避免歧视性和辱骂性信息。社会运动还应确保包容性，以维护社会正义和平等，并遵守《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原则。

77. 国际组织应当：

- 支持民间社会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努力，为其提供建立网络、建立联盟和宣传的机会，并促进其工作。
- 通过各种形式的直接支持，包括资金支持和保护措施，支持地方、社区和省一级的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的工作。

78. 整个联合国系统，包括通过其人权机制和政治机构，应利用其影响力保护支持权利的社会运动，包括：监测和报告侵犯社会运动的行为，与政府进行对话；确保社会运动被纳入政治和过渡进程，并为其提供空间；建立论坛，让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行为体能够自由参与并分享他们的观点和关切；支持人权维护者和活动人士，包括建立紧急通信渠道。